



冰雪消融(国画) 陈乃贤

古斋

古代的女医生

王吴军

史书上记载的我国古代最早的女医生是汉武帝时期的义妣，她是当时的河东(今山西省)人。义妣从小就喜欢中医药，她十几岁就上山采药，而且，她还常常把自己采的草药捣烂，给有外伤的乡亲们敷治。平时，只要有医生路过义妣的家乡，她总是虚心请教。就这样，义妣学到了许多的医学知识，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。

有一次，有人从外地抬来了一位腹部膨隆的病人让义妣诊治。义妣一看，只见这个病人的肚子比将要临产的孕妇还大，而且肚脐突出，身体消瘦，气息奄奄。义妣经过仔细诊视后，取出几根银针，在这个病人的腹部和腿部扎了几针，又捣碎了一些草药敷在病人的肚脐上，并给病人喂服了中药。几天后，病人竟然痊愈了。后来，汉武帝知道了义妣的精湛医术，便让她到皇宫里做了女御医。

晋朝时期的鲍姑也是一位女医生，她的父亲是广东南海太守鲍靓，其丈夫是医学名著《肘后备急方》的作者葛洪。鲍姑长期跟随丈夫葛洪在广东的罗浮山行医，岭南一带的百姓尊称她为“鲍仙姑”。鲍姑的医术精良，给病人治病时一丝不苟，而且，她擅长针灸之术，治疗瘤与疣最为拿手。鲍姑经常用广东的红脚艾作艾绒进行灸疗，因此，后人称红脚艾为“鲍姑艾”。鲍姑死后，岭南的百姓在广州越秀山下修建了鲍姑祠，来纪念她。

明朝江苏无锡的谈允贤也是一位女医生，她的祖父是当地的名医，她的祖母也精通医药。谈允贤从小就在祖父、祖母的指导下学习医药知识。婚后，谈允贤也没有放弃钻研医学。谈允贤的祖母临终前，将全部秘方和制药工具传授给了谈允贤。

在古代，许多女子患了妇科病后，由于当时社会习俗的束缚，羞于诊治，因此，许多女患者常常临病请医。谈允贤医术精湛，远近闻名，女患者纷纷前往她这里诊治疾病，谈允贤成了当地专治妇科病的女医生。谈允贤50岁时，写成了《女医杂言》这部医学著作，记录了自己的行医经验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知识财富。

宋朝的张小娘子是著名的女外科医生，她年轻的时候，有一天，一位云游的老年医生路过她家门前，向她讨水喝。张小娘子见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便将他请进屋里，沏茶给他喝，还热情地留老人吃饭。老医生见张小娘子善良热情、聪明贤惠、手脚勤快，便将自己的外科秘方传授给她，还赠她一部秘而不传的外科医书。

后来，经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，张小娘子终于成了一位精通外科的女医生，在治疗疮疡脓肿等外科疾病方面，屡见奇效，因此，张小娘子名声大噪，成了当地的女外科名医。

随笔

浪漫的故乡

张儒学

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，用期盼与等待的目光静静地凝视着村口那条通往远方的弯曲的山路。

慢慢的，出去打工的人深知没有文化的苦，总是想办法让自己的孩子多读书，读了书的孩子也知道外面世界比山里大得多。有的就背着娘做的鞋，揣着爹塞的钱，向山外赶，到外面打拼；有的真就赚了钱，觉得山里的路不好走，要修一条连接城市和乡村的路；有的却在省城完成学业，放弃工作回家乡来搞开发，为家乡的发展做贡献。一位我小时的玩伴大学毕业，放弃了在省城舒适的工作，回到家乡搞起了新型生态旅游业，投资打造“浪漫爱情花海”。随着他的来到，打破了故乡这片土地千百年来沉静，改变了山里人春种秋收的梦想。他承包土地，投资打造的“浪漫爱情花海”，如今已具雏形。

前不久，我回了一次乡下老家，一进村口，便被那“浪漫爱情花海”的醒目横幅所吸引。才隔大半年没回老家的我，仿佛隔了好多年没回去似的，那正在修建的“爱情大道”，让我为之高兴，这一条宽阔平坦的水泥路建好后，连接着成渝高速路下道口，是系起家乡通往外面世界的纽带，这不知是多少山里人的企盼；正在打造的度假宾馆，更让山里人惊叹，他们想象中的宾馆都在省城

县城，如今却在自家门口了；那刚刚修建的温泉池里，正冒着烟雾，像仙境一般；那盛开的玫瑰花，将家乡变成了一个花海，芳香飘进山里人的梦中，让他们的梦也喷香甜美。

如今，沉寂了多年的故乡又热闹起来了。在外打工的人有的已回家，在这里打工，不出村照样每天上班每月领工资，没有了外出漂泊的艰辛，更是能照顾家里的老人孩子；也有在外面经商的人回家，准备以此为依托，开小商店或农家乐，在自己的家乡做生意，那种感觉就两个字——踏实。山坡上又有了干活时的说笑声，农家小院里又充满着欢乐，乡村公路上又有了摩托车、汽车进出的轰鸣声，院坝里孩子们高兴地打闹，屋前又响起大人们唤鸡唤鸭的声音……

夜里，我久久不能入眠，穿衣起床走出家门，去到故乡的田野，那田野、农舍笼罩在美丽的夜色中，显得既美丽又迷人。远处还传出优美动听的歌声，不是那首人人都会唱的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，而是最流行的歌《勇敢爱》，不用想我也知道，这是从外面打工归来的年轻人在唱。故乡已走出了沉寂，走出了孤独，走出了落后，更走出了贫穷。

故乡也像城里一样，不但温馨，而且也变得浪漫！



新家园(国画) 陈庆民

文苑

朱熹与苏轼的俭朴生活

罗日荣

朱熹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，而苏轼更是家喻户晓的大文豪。这两人不仅在学识上有共同点，在生活上也有共同点，两人的节俭之名到现在还为后人津津乐道。

话说朱熹，他一生以清贫著称于世，生活践行“茶取养生，衣取蔽体，食取充饥，居止取足以障风雨，从不奢侈铺张”的生活准则。

有一天，朱熹老先生去女婿家看望女儿，女儿见到白发苍苍的父亲突然出现在自己的跟前，那是既心疼，又惊喜。老父亲来一趟不容易，做女儿的当然希望好好孝敬老人，准备做一点好吃的东西给老人家，以表孝心。然而，女婿是一个穷书生，家里十分贫困，女儿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做什么菜给父亲。无奈之下，女儿只好跑到屋后的菜园里摘了几根香葱做成清汤，然后又煮了一锅麦饭。

女儿在厨房里倒腾了半天，朱熹老先生在桌子边看书，好不容易饭菜做好了，朱熹的女儿从厨房端出葱汤麦饭，心里十分愧疚，觉得自己对不住养育了自己二十多年的父亲。朱熹看到女儿尴尬的表情，知道女儿想孝敬自己，但家里实在太穷，于是大口大口地吃起来，并且称赞女儿的手艺非常好！

见父亲如此，做女儿的心里就更加内疚。朱熹见此，就安慰女儿道：“俭朴度日，是我们家的好家风。这样的饭菜已经不错了，吃起来不仅喷香可口，足以饱食，而且还能滋补身体，我有什么不高兴呢？说实在的，现在能上葱汤麦饭就不错了。到你来时，路过前面的几个村庄，看见有的人家屋顶上的烟囱还未冒烟哩！”

父女短暂的相聚是幸福的，朱熹见女儿女婿一家和睦，日子虽然清贫，但也能填饱肚子，于是打算回家。临走时，他给女儿女婿写了一首诗：“葱汤麦饭两相宜，葱补丹田麦补脾。莫道此中滋味少，前村还有未炊时。”意思是说，葱汤与麦饭两样搭配起来吃很适宜，葱可以滋补身体，麦饭可以充饥。不要说这样的饭菜滋味不好，要知道前村人家有时还揭不开锅呢！

朱熹崇尚俭朴，所以，历代学者以“朱子固穷”而颂扬之。苏轼和朱熹不同，苏轼乃四川大户人家，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。北宋元丰三年，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，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化，待遇自然就有了变化，此时，苏轼一家人的吃用只靠他微薄的收入来维持。不过日子过得还算过得去，但苏轼这个

人懂得经营生活，为此，他精打细算：每月初一这天他便从积蓄中取4500钱等分为30串，挂在屋梁上，每天用画叉挑下一串来做饭钱，这样每天的用度不得超过150钱，剩下的就放进一个大竹筒里，用来招待客人。就是这样俭朴度日，苏轼依然过得津津有味。

因为收入来源少了，家里的人都指望苏轼的工资和稿费收入过日子，所以，苏轼在生活上也严格要求自己，他曾写过一篇《节饮食说》的小文，贴在自家墙上。苏轼告诉家人，从今以后，自己每顿饭只饮一杯酒，吃一个荤菜。若有贵客来访，设盛宴招待也不超过三个荤菜，而且只能少不能多。如果别人请自己吃饭，也先告诉人家不要超过这个标准。若人家不答应，就干脆不去赴宴。

苏轼与朱熹，尽管他们可能迫于生计，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，但他们的这种会过日子的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，苏轼因为经济紧张而发明了著名的“东坡肉”，现代人尽管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但很多人既要当房奴，又要当车奴，还要当孩奴，有的人总是抱怨生活太苦太累，想起朱熹与苏轼，也许我们应该更加乐观地对待生活。

孙离抱拳求饶，说：“我是乡下人，想事说话都是乡村经验。乡下俗话说，一条鸡管一乡，一条鸡管一江。”

孙离望见李樵背上微微汗湿了，说：“我们进去吧，外头热。”

“今天有些闷热，只怕会下大雨的。”李樵抬起头，越过密密的林荫，望了望天空。

进了餐馆，凉爽多了。孙离选了靠窗的位置，菜很快就上来了。仍是什么酒水也不喝，只是吃菜吃饭。

孙离先给李樵舀了一碗鸡汤，说：“尝尝吧，你肯定会喜欢。”李樵拿调羹试了一口，禁不住闭上眼晴，说：“真是鲜美！”

孙离也喝着鸡汤，说：“佛教公案说参禅三境界，我说如今城里人都到第二境界了。”

李樵自己舀了鸡肉，问：“如何说？”

孙离有些显聪明的样子，说：“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。我加一句，见肉不是肉。”

李樵听得有意思，说：“我还加一句，见人不是人。”

“你这句话说得经典！”孙离

摇摇头，又说：“我们吃饭吧，别越说越沉重了。”

蔬菜是小白菜，嫩嫩的微微有些甜味。

“这菜该不是浓缩重金属吧。”李樵笑得一脸的调皮。

孙离便说：“不准再提十字花科什么的啊！这里的菜都是他们自己种的，你不见屋前一大片菜园子吗！”

“看见了，还有一口大水塘，鱼肯定也是他们自己养的吧。”李樵吃得很舒服，额上沁着细微的汗珠。

孙离递了纸巾过去，说：“刚进屋还凉快，很快就热起来了。”

李樵说：“这么多的人，这么多冒看热气的碗，哪有不热的？”

慢慢地吃完饭，又坐着喝了儿口茶，李樵说：“真想再往山的深处走走。”

“看天气，怕有大雨呢！”孙离又问，“下午没事了吗？”

“我们走吧。”李樵站起来，“事情做不完的，稍晚看看头版就行了。”

出了餐馆，孙离望望天上的乌云，问：“往山里走吗？”

李樵也抬头看看天，说：“开着车走走吧，下雨反正在车里。”

路越往山里越窄，有些地方错不了车。路面还算过得去，铺的是水泥。路的两边，一边是山间水田，狭长的溜儿顺着山谷往里去；一边是连绵的山，长着松树和各种杂色木。田里的禾苗嫩嫩的，像绸缎似的迎风起着浪；山上的林子稠密得有些阴森，可以望见很多白鹳起起落落。

李樵说：“只隔一个山口，里面就看见有人种田了。城市近郊的田土都已荒了，这里的人还种地，可见民风还算淳朴的。真有些桃花源的意思。”

孙离笑笑，说：“亲爱的，你思想多了。这里的人还种地，只因城市规划还没到这里来。只要城市规划红线一划，这里长的就不再是禾苗，而是荒草了。”

李樵揪了孙离的腿，说：“拜托了，大作家！别什么事情到你眼里就穿了好吗？你让我假装幸福一下也不行吗？我正沉醉于这里的田园风光呢！”听得一声大大的炸雷，雨马上就下来了。

“雨说来就来了，也好，下一



也看不见。孙离往左边看看，隐隐看见山坡上长着一棵大树，就说：“若不是这棵大树，雨雾还会大些。”

李樵知道擦玻璃也没有用，却忍不住擦了擦，说：“好像是棵古樟树，只怕七八个人才能合抱。”

“李樵，这世界上只有我们俩了，我俩成亚当和夏娃了。”孙离嘿嘿笑着。

李樵回头望着孙离，目光有些迷离。孙离摊开手，李樵就把手掌放了过来。孙离揉着李樵的手，她的头低下去了。

他把她轻轻地揽过来，紧紧地抱着。李樵就像没了骨头似的，软软地躺在他的怀里。他亲吻李樵，她的嘴先是闭着的，慢慢就张开了。

雨越下越狂暴，他俩的亲吻也越来越热烈。李樵的双手在他背上使劲地扣着，好像要把他的骨头取下来。孙离则一边亲吻，一边抚摸着她。

雨慢慢小下来，看得见窗外的稻田和山岭了。

孙离伏在李樵耳边说：“宝

贝，我们找个地方去，好吗？”

李樵微微点了点头。孙离百般的不舍，也只好先放下李樵。他轻轻吻了她的脸，示意她坐好了。他开车往前走了一段，想找个稍微宽些的地方掉头。路太窄了，他掉头的时候全神贯注。他把车掉头过来，却见李樵已放倒座椅躺下了。望见李樵这么轻松地躺在他身边，他胸窝里热热的。

进城没走多远，看见有家五帝大酒店。孙离没有说话，径直就把车开到酒店去了。车刚停下，李樵闭着眼睛说：“你先去吧，我过会儿再来。”

雨已完全停了，太阳照得很晒人。孙离下车，直奔大堂。他胸口虽有千军万马，却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他把房卡捏在手里，几个指头都汗淋淋的。

孙离一边走上楼，一边发信息给李樵。他进了房门，站在门后守着。

李樵没有回短信，不知道她收到没有？他正这么琢磨着，门铃响了。

他开了门，李樵低着头进来了。他一把搂着李樵，喘气喘得喉

头发烧，说：“亲爱的宝贝，我胸口里装着定时炸弹，咔嚓咔嚓地响，快要爆炸了！”

李樵不像在车上那样用力扣他背上的肉，她长长地摊开双臂躺在床上，眼睛不松不紧地闭着。她放松得就像一摊流沙，散漫在宽大的床铺上。

孙离全身热热地冒着火，他把这火向她猛烈地喷去。李樵却轻得像落地的黄叶，任狂风席卷着漫天飞舞。

李樵裹上浴巾去卫生间，孙离把眼睛闭上，他就像自己做了坏事，有些不好意思。李樵冲了老半天的澡，出来的时候依然低着头。

孙离平日冲澡很快，却故意久拖了些时间。他不想给李樵留下马虎的印象。他揭开被子，看见李樵趴在床上，头埋在枕头里。他忍不住去亲吻她的背，双唇顺着她的背脊往下走。

李樵的背舒缓地拱了一下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她慢慢转过身侧躺着，眼睛微微睁开，淡淡地笑着，说：“说